

身负神牛斗雷雨

阳春四月，著名书画大家汪观清先生组织的“纪念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五十周年书画作品展”在上海图书馆举办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我的主题国画《永远的好八连》也“加盟”了这次画展，还被放在入口处的显要位置，后来还获得部队、宣传部和军委领导的肯定。我心里很高兴，觉得没有辜负汪老对我的信任和期望。

汪老那边也有好消息给我：他决定以私人名义重重奖励我——画了一幅画让李明海转交我。

得知这个好消息，7月26日下午，我就骑助动车赶往沪大路的李明海家。我刚按下门铃，李明海爱子就下楼笑眯眯地将一个信封交到我手中。信封是汪老的“牛头专用信封”，上面用签字笔写着“杨宏富老弟笑纳，观清”。我从信封中抽出画作打开一看：《神牛图》啊！只见图中一头老牛，四蹄撑开，俯瞰大地，旁有题跋：“实，韧，憨，顶，温，牛之五劲赞！宏富老弟正。癸巳春，汪观清八十有三。”

汪老如此嘉勉，令我欣喜不已。突然间，天空猛地一个闪电，还没听到雷声，黄豆般的雨点就泼向地面。我想：莫不是神牛显灵了？赶忙将画收起珍藏背包内夹层，从后备箱取出雨披，发动车子返程……

雷声隆隆，暴雨倾盆，可或许是因为急于赶回家好好欣赏“神牛”，我不知哪来的胆竟敢独自在暴雨中穿梭。直到浑身上下包括背包外层都已湿透，我才在路边停车躲雨。

奋笔速写百草行

说起我和汪观清先生的忘年交，便是百草画院牵的线。

我在学画连环画时就很喜欢汪老的《红日》。我和汪公子倒是很熟，由于工作关系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，就是无缘结识汪老。终于有机会走近汪老并和他相处，那是2007年4月，上海民盟书画院和百草画院联合举办活动，到汪老家乡安徽歙县采风，并在那里成立写生基地。

我很珍惜这次采风活动。在采风的几天里，我勤奋地速写。汪老第一次看我速写，却大加赞赏，尤其喜欢我画他《老屋客堂》的那幅。短短几天里我画了数十幅速写，后在汪老的推荐下，复印了二十份取名《安徽·歙县行》，分赠汪老家乡的领导和亲友。

在告别宴上，汪老夸我了：“潜力很大，是一个有造诣的画家！”受大家的褒奖，我也“拼”了，从不喝酒的我满上了一杯啤酒走到汪老面前说：“汪老师还请多多指教啊！”

在汪老的顾问下，百草画院越办越兴旺，短短几年内“百草”已从生成为一块“大草坪”，我也当上了百草画院的副院长。

我与汪老忘年交

◆ 杨宏富

长卷画出好八连

今年是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五十周年，在汪老的牵头带动下，上海老中青画家为好八连作画热情高涨。汪老又亲笔给我写信，要我画一篇《36年不了情》的短篇连环画，记的是好八连数十年一代一代战士关爱双腿残疾人胡宏根的事迹。

几天后，我完成了创作，不想一下被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选中，要发表在《时代雷锋颂》上。本来是应汪老约画的，如此不免让我为难。倒是汪老体谅，同意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即一画两用：《时代雷锋颂》用线描，“南京路上好八连展”上用水墨。

纪念好八连命名50周年还要搞一个大型画展。作品截稿时，汪老觉得来稿作品质量虽属上乘，但缺少几幅大画，尤其是缺一幅主题画。汪老想到了我，但他却没有直接对我说。为什么？因为此次画展由部队提供展览场地的租金和出版画报的费用，是汪老利用自己的民盟书画院多方“化缘”斡旋，才争取到连环画的稿费，至于展览会的美术作品，则完全是画家们对人民子弟兵的拥军奉献了！

汪老委托李明海及画家齐亚明邀我为展出画一幅主题画。此时我正在为中国美协连艺会画200幅的连环画《五四运动》，日程表排得满满的。但我从小敬仰好八连，如今书画展给我一个机会为好八连做一点事，岂有不欣然应约之理？高兴都来不及呢！我立即给汪老打电话表示“欣然并荣幸”之意，并请汪老给美协连艺会主任沈尧伊打电话请一个“事假”。汪老高兴地说：“依杨宏富画主题画，我的心定了！我一定给沈尧伊打电话！”

过了几天，沈尧伊从北京来电表示绝对支持。部队知道后，特地在我家附近找了个工作室。我先画了小稿，准备以长卷形式，展现好八连的历史。汪老在李明海陪同下到我家审阅小稿，对长卷高度肯定。他还特别欣赏画作的题目《永远的好八连》，说：“这个题目太好了，我想了很久没有想到合适的题目，现在我决定大画册封面就用你的题目！”真是莫大的鼓励，莫大的信任啊！我一鼓作气，用12天完成了这幅90cm x 500cm的长卷主题画。

4月6日，汪老在李明海和齐亚明陪同下又来到我的工作室，他们三人看到画作均感振奋。画中已写好毛泽东的《八连颂》及邓小平的临摹题词，我又灵机一动，提出由汪老为画卷题跋。汪老握笔在手，认真撰稿书写。写完将画拼接起来放在地上一起欣赏，果然是锦上添花！

真是荣幸，能与汪老忘年相交！



本版插图 杨宏富

一份特别的礼物

在残疾人中我最同情的是盲人，觉得他们是生活中困难最多，乐趣最少的人群。退休之前，生活、工作在闹市区，两点一线，很少遇到盲人；退休以后，动迁到虹桥路，所在小区对面就是上海市盲童学校，时常会看到从校门进出的盲童。他们小小的身影让人心疼。

上世纪末，我终于实现了暗地里许下的“心愿”：把一个月的退休工资，捐赠到上海市盲童学校去。

我事先并没有与盲校联系过，那天去时，没想到徐校长亲自来接待我，还握着我的手连连感谢。我本来预备把钱一交了事，可是这位认真的女校长，一定要赠我一份“荣誉证书”，倒搞得我不好意思起来。

第二天，给了我证书，校长又笑着对我说：“来参观下我们的学校吧！”

我们穿过一个大操场，正值一群“低视力”学生（盲童学校是与低视力学校设在一起的）到操场里活动，欢声笑语。走进教学楼，从窗户外向教室里望去，只见一张张认真的小脸，正在专注地听着老师讲课。

来到一个教室前，徐校长叫出一位女生，说：“您的这笔捐赠，我们研究下来，决定专门资助她。”

这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女，叫小丽，眼睛在近两年患上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，视力急剧下降，不久就要变成全盲了。或许是因为她在音乐方面有点天赋吧，学校正在培训她学习“钢琴调音”，以后能成为一名钢琴调音师，也是一门很不错的职业。

了解到这个情况，我便产生了一个想法：买台CD随身听送给她，也许对她学的专业会有帮助。但是CD随身听当时价格不菲，我自己想了多年也舍不得买，只能作罢。正值元旦将临，我便买了巧克力、音乐贺卡、长毛绒玩具，给她作为新年礼物。校长一定要我当面交给她，于是这天，我们在校长办公的隔壁房间里又见面了。

小丽有点害羞，所以我们也并没有多说什么。但是过后，她用残余的视力写了封信给我。字写得很端正，看得出写时很认真用心。她写道：“我尤其喜欢那个绒毛鲸鱼，太可爱了，我从从小就喜欢这类长毛绒玩具。我会好好爱护它的，它是一份特别有意义的礼物。”信里还附了一张学校庆祝元旦的联欢会入场券，邀请我去看。

脸上永远带着笑

那天演出前，校长又陪她到我座位旁来看我。演出中，她一人表演了两个节目：独唱了一首外

播种看不见的爱

◆ 金泰康



文歌，参加了一场器乐合奏。站在台上，她显得落落大方，歌声与乐声，美妙动听。我在台下为她拼命地鼓掌。可真是个有才艺的小姑娘啊！

短暂的三次会面，她给我的印象是：很会说话，脸上永远带着微笑。我曾想过，那段日子里，她正处于双目即将完全失明的境地，身心陷于极端绝望和痛苦中，背地里一定淌过不知多少眼泪、有过多少不眠之夜，为什么看到她脸上，却始终挂着笑容？我猜想这是她想从痛苦中自拔出来，用坚强乐观的姿态来面对现实。每想到这点，我就感慨万千。

她的眼睛不久后就完全失明了。我了解到，学校送她到日本去继续进修钢琴调音，她聪慧好学，后来又学会了推拿，在日本结了婚。我觉得很宽慰：这样的婚姻，一定有很好的基础，她会生活得很幸福。有感于此，我写了一篇《真情的微笑》，发表在一张报纸上。

去年12月我又到盲童学校联系有关捐赠时，老师告诉我，小丽即将随一个日本代表团，到上海来参加100周年校庆活动。我便写了封信，并把发表那篇《真情的微笑》的报纸，一起托办公室老师转交给她。今年元旦后，我接到她从日本打来的电话，说这次是随团来沪，时间紧张，所以不能见面，下次来上海时，会同丈夫一起来看我。

听到她在电话里轻快的言语，爽朗的笑声，我既为她的坚强乐观而感动，又为她的幸福生活而由衷感到欣慰。

拾枣

◆ 朱扬清

早班，便扛着竹竿，拿着布袋，兴冲冲地走进枣树林。我们作了分工：四个人上树摘枣、打枣，一个人在地上拾枣。我们几个人都是在农村长大的，从小练成了爬树的本领，嗖嗖的几下就爬上了枣树，站在树杈上，手够得到的红枣就摘下来放在口袋里。树梢上的红枣，人上不去，手够不着，就用竹竿敲打下来，下面的人再一颗颗地拾起来。

也许是留在树上的红枣营养足长得大，又长得牢，不容易被打下来，所以，我们摘到的红枣个个又大又圆，弹眼落睛，不要说食用，就是看看样子、闻闻香味，也是美得不得了。一个下

耳边美妙的世界

去年夏天，我在襄阳路电子商城，无意间发现，二手的CD随身听，成色和新的虽然相差无几，但是价格已经不高。过去舍不得买的东西，现在只是原价的十分之一，就兴冲冲买了下来。

回家后，夜阑人静，熄灯躺在床上，在黑暗中尽情地欣赏那美妙的立体声，我想到，盲人虽然丧失了视觉，但是他们有更敏锐的听觉，可以在音乐世界里享用比普通人更清晰、更美妙的声音。又想到当年没能给小丽买CD机，始终是心中的遗憾。于是我就决定，把原来在这一年要送给盲童的复读机换成CD机。

我去买了五台CD机，因为品牌不一，又没有说明书，为了使用方便，就为每台机器绘制了一张标明了按键、插口的示意图，让旁人能用教会盲童操作；又精选并刻录了20张优美动听的经典名曲，其中有民歌、民乐和轻音乐，还有一组是最近来上海举行演唱会的盲人歌唱家安德烈·波切利的歌。波切利的歌声、经历，都可以作为榜样，激励盲童们乐观向上。

忙了十多天，11月，我把器材和资料全部送到了盲童学校，老师说，打算把它们放在学校的图书馆里，让更多的学生可以使用它们。

帮助盲人，那不是我们在行善做好事，而是每个人应该尽到的义务和责任。盼望这些年来播下的一点点种子，将来能够在盲童心中，绽放出几朵小花来。

午下来，拾了大半袋红枣，少说也有20多斤。我们有说有笑，边走边吃，凯旋而归。待回到宿舍里，我们都已吃得饱饱的，还不时打着饱嗝呢。

尝到了甜头，我们又先后10多天利用工余时间去拾枣。就近的枣树林拾光了，就远征到偏僻的地方去拾枣。拾来的红枣一时吃不了，就摊放在宿舍里存放起来。兰州的气候特别干燥，红枣摊在双层床上面，没几天就风干了。

那时，正是我国三年最困难的一段时间，我们几个都是十八九岁的小青年，正是要吃、能吃的时候。拾红枣充饥，实在算是一个“妙法”。由于营养不良，有不少人都得了浮肿病，而我们几个拾红枣吃的人都没有得病，显然，这是得益于红枣的营养。红枣帮了我，而这段有趣的经历也令我难以忘怀，一再追忆。